

沈 珏 著

黑五类子女的泣血青春

回首萧瑟处

HUI SHOU XIAO SE CHU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回首萧瑟处

沈珏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首萧瑟处 / 沈珏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360-6622-9

I. ①回… II. ①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9506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张懿 李珊珊
技术编辑：凌春梅
封面设计：礼孩书衣坊
绘画原作：于思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天鑫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南瑞宝路)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1.125 1插页
字 数 250,000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第 一 章	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	1
第 二 章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12
第 三 章	筚路西学来，殷殷济世心	26
第 四 章	理胜力为常，力胜理为变	43
第 五 章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56
第 六 章	长安似弈棋，九州不胜悲	72
第 七 章	百鸟在罗网，黄雀犹难逃	87
第 八 章	寒江千里外，关山路几重	106
第 九 章	动乱山河破，疮痍府库贫	119
第 十 章	十年干戈动，四海苍生哭	135
第 十 一 章	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153
第 十 二 章	渚云低暗渡，关月冷相随	171
第 十 三 章	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	183

第十四章	生死何足道，乱世旗手笑	200
第十五章	指挥若有定，残局治有方	213
第十六章	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	228
第十七章	人间痛伤别，此是长别处	239
第十八章	断肠行路难，觅梯问苍天	252
第十九章	教育再教育，教育何所欲	266
第二十章	书剑两无成，苦渡又二秋	275
第二十一章	遥怜小儿女，愁煞白发娘	294
第二十二章	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	310
第二十三章	情深沟陇出，且取拂云飞	320
第二十四章	霜降下沦兮，芳草之先零	335
后记		350

第一章 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

1965年3月，春寒料峭，一场大雪用银白装点了北国，也用严寒包裹着痛苦的心。

中国军事工程学院核物理系一年级学生郑雨晨，冒着大雪从教学楼向宿舍走去。才走出教室没几步，身上已铺上一层雪花，脚下踩着积雪发出吱吱的响声，虽戴着手套，手却早已冻得失去知觉。寒气逼人。远处，松林坡上厚厚的积雪被风一吹，伴着松涛的低吼，在昏黄的暮色中飞扬，卷起一阵阵白色的浓雾，遮蔽着乌云滚滚的天空。寒风尖利的呼啸并未给这寂寥、静穆的空气增加一丝生趣而别添一份凄清与萧杀。视野之内，错落的楼房、传统的中式大屋顶、挺拔的树干、低矮的树丛都被雪皴染着，勾勒成一幅线条并不十分清晰的写意画。冰雪主宰，万物凝冻，只有狂野的朔风裹着白雪在无垠的大地上挥洒着、铺陈着、肆虐着，使人对眼前这个世界产生着疏离与隔膜，甚至由陌生而引出惆怅和胆怯。此时若置身旷野，行走在这茫茫雪海，一定有如被风浪抛掷在大海中而又失去罗盘的航船，定然不辨方向，迷失归路。

雪漫漫兮白日寒，天荆地棘行路难。

在北风的呼号声中，雨晨踩着齐脚踝的积雪，缓缓向前。心中的阴云越积越厚，竟像黏稠的糨糊堵塞着气道，让她喘不过气来。天有不测风云，世有无妄之祸。造化之手把握你的人生，随时改变你的命运。由天堂到地狱，由成功到失败，由振奋到颓败，由希望到绝望，只在转瞬，甚至没有过程。

接连十几天，她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夜晚不能入眠，白天精神恍惚，课堂走神，注意力分散，甚至听不到集合点名，而实验课成绩险些不及格。她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不再进取，一味退却。她由开放外向转而内敛防守，由孜孜追求学业的成功到专注于周遭的细微变化，比如政治辅导员的某一句话，团支部书记的一个眼神，并对这些变化作若干推测。惶惶不安中，她强令自己“镇静，镇静”。但在关乎命运前途的重大事变面前，她不可能镇静，她，更加慌乱。

两周前，母亲来信说“四清”工作组已查明了父亲的问题，并将他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这消息如一记重锤把雨晨彻底击懵。

如果母亲信中的消息确实，她将面临命运的彻底逆转，人生的彻底毁灭，她将与中国高端国防科技大学学生的辉煌人生永远告别，从此走上所有“黑五类”子弟下地狱的崎岖小路。她脑海里出现了她的中学同班同学夏仲倩——那个屡次在省市物理、数学竞赛中夺魁的聪明绝顶的女孩，就因父亲做过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仲倩的高考档案上被明确标明“不宜录取”，而永远被拒绝在大学生校外，断送了她罕有的才华，现今正和其他“不宜录取”的同类在刀耕火种的大凉山荒坡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与仲倩同属历史反革命

子女的她竟然不仅考上大学，还混迹于高度保密的军事院校，这是绝不能容忍的。那么她将何去何从？被除名？被勒令退学？被劝其退学？被遣返原籍？想到此，她全身不由在寒风中颤抖起来。让她惊惶不安，痛彻心扉的不光她自己，更有她十四岁的弟弟，刚上初中的小海。他也将步仲倩们的后尘，从此走进被歧视被排斥的“黑五类”子弟行列中，终身遭受无情的打击。她的眼前浮现出了小海憨笑的面庞，那是一个质朴温厚的少年，他的生命才刚刚开始，雨晨痛心地流下眼泪，哭出声来。

家庭情况的恶变，对于正在人生道路上努力奋进的雨晨不啻晴天霹雳和灭顶之灾。她很清楚，父亲所在的医学院的组织部门正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一出身成分的改划结果通知军工学院，学院和系部不仅要将此通知记入她的档案，并据此研究对她的处理意见。也许这一致命的机要公函正在由家乡的机要局发送到学校的邮路上。显然，为了抢在机要函到达之前，为了在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将此噩耗告诉她，让她有思想准备，以免她在猝不及防接到组织通知或决定时惊慌失措，母亲不及细述，以寥寥数字，信末批上“详情再告”，以航空邮件将信寄出。

她摘下手套，抹了一把眼泪，在零下二十几度的冰天雪地，幻想着有一个躲避风霜严寒的地方，一个支撑她精神和躯体的地方。但眼前只有一片白茫茫的大雪。

这怎么可能？父亲郑挺豪是受人敬重的心脏内科专家，著名的医学教授，是出席全国“群英会”的代表。他常年埋头于医学教学与科研，怎么会与反革命有瓜葛？父亲毕业于西部协和大学医学院，1938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后在波士顿哈佛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的十几年中，一直在

他的母校西部协和大学医学院执教、行医。他究竟有什么机会去干反革命勾当？干什么勾当？

如果他要干反革命，他为什么放弃在美国的优厚的物质待遇和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祖国？当他们一家漂洋过海，到达香港，受到当地两家大医院聘请和先期到达香港行医的老同学的一再挽留时，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继续前行——向着那片大陆的腹地——那里有他的故土，有魂牵梦萦的家和割舍不下的亲情。羁鸟念旧林，池鱼思故渊。还在美国期间，他就时常用家乡西蜀话向懵懂的女儿讲：我们的家乡隔着海洋，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那是一个很美、很美、很美的地方……说话间，他会向阳台外的远处望去，眼睛里充满温情、憧憬和向往。脑海里会浮现家乡的两条母亲河——府河和南河。

应该说，对家乡一无所知的幼小的雨晨，就从那时候开始了对家乡的神往。在父亲娓娓动情的讲述中，想象着那两条美丽而有些神秘的河流：河面上低旋的白鹭和船上的白帆……

除了痴情于故土，父亲执意回家的理由也很简单：就是为了治病救人，为了解除家乡百姓的病痛，才远渡重洋去学医，学成后，却不回去为他们服务，那学医干什么？

惶惑中她收到母亲的第二封信，从中了解到父亲的反革命罪行：解放前夕他曾为国民党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上将胡崇立治过病。时间是胡崇立兵败西蜀，飞逃海南岛之前。

直到父亲死后，雨晨才了解到他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的详细过程。

据父亲交待，1949年，也是他刚回国的那年，一个雨夜，他曾被人请去为胡崇立治过病。来人是“协和”的老同学，其

叔父即是当年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副长官之一。来人只说是“胡长官”有请，父亲以为医者以治病救人为本，并未问及更多，便随来人上了车，车驶至胡崇立官邸，父亲才知“胡长官”为何许人。

父亲在“镇反”、“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及“反右”斗争中均未向组织交待此事。他为胡崇立治过病，为中央首长及省市领导治过病，也为千万庶民百姓治过病，他认为无须把治过的每个病人向组织汇报。及至“四清”运动深挖细查，父亲“觉悟提高”，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主动向党交待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并沉痛剖析了自己的思想根源、阶级根源……于是组织上便挖出了他这个暗藏了十几年的历史反革命。

1964年大学升学考试前，“四清”运动远未结束，父亲只是在“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的动员声中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那段给国民党高官治病的历史尚未败露，他也未被戴上任何帽子。雨晨在一切表格——中学生登记表、团员登记表、高中毕业生登记表中都坦然地在“家庭出身”栏填上“职员”。在这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工人、贫下中农是国家的主人，作为职员的知识分子，早在1951年秋至1952年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就被定为“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她并无剥削阶级子弟的压抑感——她曾走过的道路甚至使她产生某些优越感和自信心。

雨晨的履历表上清晰地记载着她的光荣历史。

1962年春节，雨晨做了一件轰动全城的大事。

饥馑并未完全度过。虽然大街上已见不到因严重营养不良所致的脸和脚肿得发亮的水肿病人，但那年春节供应仍是短缺。长长的人龙满街游弋，长蛇阵中，人们提着破竹篮，紧紧地攥着手中的购买券——那是他们盼了一年的东西：二两白糖、二两粉条、半斤糯米和二两肉。孩子们瞪着饿得发绿的眼睛，努力积聚着微弱的力气兴奋着，一口一口地咽着唾沫，期待着那顿美食。

伴随着期待还有一番送旧迎新的洒扫。雨晨一家也不例外，母亲韩湘，普外科医生，因节前停诊，早早下班回家。带领着孩子们清扫了小院后，嘱咐雨晨打扫客厅。雨晨拧一块抹布擦洗厅内的家具，墙上那幅桂林山水画的玻璃镜框实在该擦洗了，那喷金的雕花木框已由金黄变成灰黄，玻璃板也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尘。雨晨拿上抹布，踩着木凳，把镜框的正反面都仔细地擦了一遍。也许是沉重的镜框撞墙发生震动，正擦着，地面上响起一阵细小的沙沙声，低头一看，又是那废弃不用的壁炉烟道里的灰尘在往地上落。真讨厌！趁大扫除，得把这烟道里的陈年积灰好好清扫干净。挂正那幅山水画，她下到地上，用一根木棍绑上笤帚，弯下身来，将笤帚慢慢伸进烟道，上下左右扫动。积灰和着细小的泥块“刷刷”落下……突然，“砰”的一声，一件东西从烟道口落下——一个挂着锁的小木盒跌在地上。

“妈，你来看看，这是什么？”她向屋外的母亲喊。

“别动，没什么好看的，赶快给我。”闻声赶进来的奶奶煞白着脸急喊。

“得打开看看，奶奶，钥匙呢？”雨晨一边说，一边“嘭嘭”地摇着这个沉重的木盒。

“哪有什么钥匙，”奶奶慌乱地说，“那么个脏兮兮的旧盒，

不就是垃圾？”

“垃圾会上锁？”雨晨一万个不信，“得撬开看看。”她坚持说。

“撬不得呀，雨晨，奶奶求你了！”奶奶急得直跺脚。

奶奶的惊慌更激起雨晨的好奇心，她不顾奶奶摇着满头的白发苦苦哀告，任性地撬开木盒，从里面取出一个沉甸甸的黄缎小包。疾步赶来的母亲，望着惊惶失措的奶奶，抢上前打开小包，随即像触电一样猛地向后退——十几根闪亮的金条出现在眼前，射出耀眼的光。奶奶已颓然倒在藤椅上，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断断续续道：“这金条……祖上的积蓄……你们……”眼里充满绝望与哀求。

雨晨终于明白了奶奶为什么听任烟道落灰，却一直拒绝打扫，一听到要扫烟道，就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奶奶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你爷爷在知府任上多年，造福一方，不曾干过剥削”。最让奶奶引以为荣的是爷爷曾有毁家赈灾之义举，而广受百姓拥戴。但雨晨明白，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眼前这堆金条不正是祖父巧取豪夺、残酷剥削的铁证？雨晨计算不出这堆黄金的价值，但她了解一个事实：家乡西蜀市最大的餐厅之一——梅苑饭庄，解放前就是以一根金条起家的。由此可见祖父的掠夺是多么心狠手辣。奶奶竟用“你爷爷是清官，耿介一生，视金钱如粪土”的谎言蒙骗了她十几年。她睥睨地望了奶奶一眼，郑重地说：“这是人民的财产，应该把它交还给人民！”语气坚决果断，不容商量，在奶奶听来简直是宣读一份判决书。她知道孙女的倔脾气，也知道这笔巨大的家产即将化为乌有。她虽不甘心缴公，但在“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阶级斗争进行得你死我活的1962年，她断不敢留。

着这堆金条，让这个家成为“剥削阶级妄想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的活教材。她绝望地颤抖着，泪眼婆娑地咕嘈道：“一代兴家，二代守家，三代败家。”显然奶奶将雨晨视为败家子，不肖子孙。但雨晨很欣慰，她终于以实际行动背叛了剥削阶级的祖上，实践了自己在入团申请书上写下的誓言——与一切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彻底决裂。母亲站在奶奶身后默默不语，雨晨从母亲的颌首示意中了解到母亲对自己的支持。

父亲更干脆，下班回家，立即表态同意雨晨“缴公”的决定。看到白发苍苍的老母伤心欲绝，他开导道：“妈，您的子孙都能自食其力，不会靠这财产当寄生虫。这些东西拿来没用，只能是祸害。您不常说视钱财为粪土吗。”最后一句噎得老太太说不出话来。“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这也是你老人家坚持的教子良方，孩子们眼下最需要的是做人的品行和德操，不是金银。您说是吗？”一家有三口主张交公，她还能有啥话说。她默默退回自己屋里伤心流泪。

雨晨在父亲的陪同下将金条送到市公安局。公安局当日就将此事通报了她所在的学校——石阁中学。这是一所全省乃至全国著名的中学。学校坐落在南河北岸，与诸葛亮的祠堂——武侯祠隔河相望。是汉景帝时期蜀郡太守文翁（名党，字仲翁）创办的中国最早的官学——文翁石阁。据《太平寰宇记》载：“司马相如曾教授于此，从者数千人。”两千一百多年来，在这原址修葺讲堂，兴办教育至今，其教史之悠远，为世界所未有。唐代诗人岑参有诗缅怀曰：“文公不可见，空使蜀人传。讲席何时散，高台岂复全。丰碑文字灭，冥漠不知年。”从这所人才辈出的中学里走出无数文化名人和科技精英，新中国成立后，这所学校仍沿袭老校制，学生在全市甚至全省择优海选而保持着

令人瞩目的优生率。名校常常是市民和媒体关注的焦点，雨晨的事迹很快在全市传开。

她成了全市的新闻人物，有记者采访拍照，市晚报第四版用了1/4的版面报道了她的事迹。随后，她加入了共青团，被评为“市优秀学生”，出席了全省“学代会”，并当选为“学代会”主席团成员。市委书记接见了她，并称她为“青少年的榜样”。雨晨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姑娘成为令人景仰的、立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雨晨敢于在高考时填报非“红五类”学生不敢妄想的中国军事工程学院，虽然有些冒险，但她认为自己的学习成绩冒尖，而政治立场的坚定性并不亚于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出身的“红五类”子弟。她有理想和抱负，但光有远大的抱负是不够的，还要有通向理想王国的阶梯——到军事工程学院深造。想到这阶梯，她有些气馁，不免退却，它太高不可攀了。要想攀登它不能只凭一己之力的主观奋斗，它还要求诸多客观条件。而这些条件的形成和完备远非她本人能力所及，这让她在填报高考志愿时进退两难。50年代，中国高中毕业生的最高理想就是被选拔为“留苏预备生”，到苏联留学。60年代，中苏交恶，升大学的最高目标就是投考“中国军事工程学院”。因为录取条件高，难以企及，同期毕业生中原拟报考该校的两位同学终于却步，退而填报了清华大学。这让她更是心生胆怯，连续几晚睡不着觉。但总不至于石阁中学就无人敢闯这所军工学院！犹豫再三，她终于做出知难而进的最后抉择。不言放弃的倔强性格促使她奋力一搏——即使把升学第一志愿打了水漂，也要闯一闯。不成功不要紧，重要的是尝试过了，努力过了，无遗憾了。她没有料到，命运之神感念她的赤诚，竟

然垂青于她，好消息很快传来。正当她“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收拾行装，准备踏着孙传琪、巫方安两位知青先进人物的足迹，到大凉山插队落户时，军工学院先于普通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提前送到她手中。

八月初，高考阅卷刚结束三天。她茶饭不思，焦灼难忍，等待着录取场的消息传来。忽听见楼下有“郑雨晨盖章收信”的喊声传来。她以为是幻听，阅卷刚毕，即便发录取通知，也该在一周之后。但喊声再次响起，真真切切，清晰可闻。她的心狂跳起来，呼吸急促，有窒息感，她冲出房间，几乎是跌滚着下了楼。弟弟小海和他的伙伴们的欢呼声已经在大银杏树下响起，好心的邮递员因为给这个家庭带来喜讯而高兴得满脸通红。拿着小海递上的印泥盒，她颤抖的手不听使唤，始终启不开盒盖。在她泪流满面时，小海已经帮她在签收簿上盖了章。拿过信，她反复看着中国军事工程学院的发信址，终于跌坐在台阶上，无声的啜泣变成掩面大哭。善良的邮递员理解地微笑着，跨上了自行车。待雨晨想起还未向他致谢时，他穿绿邮衣的背影已消失在远处。小海骑着自行车已狂奔出一百余米，向上班的父母报喜去了。

雨晨对自己的估计是正确的，她终于跨进了朝思暮想的军工学院核物理系。省学代会主席团成员不能读军工学院，又有几个人能走进那座学府？

八月下旬，雨晨从家乡出发。动身前，她来到西蜀“万里桥”拍照留念。一是告别家乡，也在此立下重誓：献身祖国，献身科学！这座横跨南河的古大桥因其在历史上的分量而成为早期西蜀市的地标式建筑。公元226年，诸葛丞相遣费祎出使东吴，就在此桥设宴饯行，因费祎感慨“万里之行，始于此

桥”而得名。站在桥上，雨晨豪情万丈，她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这座桥上开始她人生的万里之行！

然而，她始料不及的结果却是许国虽坚，报国无路。

第二章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雨晨终于被通知到系党总支办公室谈话。她痛苦地想，最严峻的时候到来了。在忐忑不安中挨过半月，猛听到这通知，她的心反而平静下来——该来的迟早要来，早来比迟来好。

去党总支办公室的路上，雨晨反复整理着向组织交心的内容。该讲的话已在心里酝酿了好几天，但她仍心乱如麻，总也理不出个头绪。

总支书记是一位老革命家的后代，他生在延安，长在苏联，曾在莫斯科某大学专攻核物理。他不仅在学术上有造诣，还是一个精明干练的党务工作者。他的才学与党性的统一使他成为军工学院又红又专的典范。

雨晨能预料到谈话内容，她慌乱地坐在书记面前，两眼盯着自己的脚尖，紧张地等待着书记开口。书记似乎感觉到她的胆怯、失望和痛苦，他淡淡地笑一笑，想缓和她的情绪，但不济事，雨晨更加心慌意乱。

“郑雨晨同志，”书记用“同志”而不用“同学”，这使已经紧张的气氛又平添了几分森严。“今天请你来，是想就你的家